

十三經注疏

一百一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四

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取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有道當食祿也邦無道穀

恥也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爲仁矣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疏憲問恥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恥

辱也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孔子答言邦

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

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者克好勝人伐自伐其怨欲貪欲也

矣乎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者孔子答言不行四

者可以爲難未足以爲仁也。註馬曰至欲也。正義曰云

克好勝人者克訓勝也左傳僖元年秦伯將納晉惠公謂其

大夫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

多怨又焉能克杜預曰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

也是克爲好勝人也云伐自伐其功者書曰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言人有功誇示之則人不

與乃無功也是代去其功若伐去樹木子曰士而懷居

然故經傳謂誇功爲代謂自伐其功也子曰士而懷居

不足以爲士矣而懷其居非士也疏子曰士而懷居

正義曰此章言士當志於道不求安而懷其居則非士也子曰邦有道危言危

行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危言危行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順也厲行

以遠疏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無道危行言孫正義曰此章故言行之法也危厲也孫順也言邦有

道可以厲言行拜無道則厲其行不隨行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子曰有德者必有

言德不可以意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疏子曰至有仁。正義曰此章論有德者必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仁者，必有言者，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果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鼻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此二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馬曰：禹

疏 南宮适至若人。正義曰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也。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鼻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鼻盪之子多力，盪

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禹受舜禪，稷及后出，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禹稷躬稼也。夫子不答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取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此即南宮錡也。字子容，鄭注：檀弓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注：孔曰：至所殺。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出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彀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二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伐夏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有德故曰君子。孔子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南宮适者魯大夫南宮敬叔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鼻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羿有窮國之君，以其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鼻盪之子多力，盪

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禹受舜禪，稷及后出，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禹稷躬稼也。夫子不答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取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出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彀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二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伐夏

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禹受舜禪，稷及后出，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禹稷躬稼也。夫子不答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取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出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彀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二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伐夏

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禹受舜禪，稷及后出，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禹稷躬稼也。夫子不答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取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出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彀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二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伐夏

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禹受舜禪，稷及后出，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禹稷躬稼也。夫子不答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取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出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彀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二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伐夏

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禹受舜禪，稷及后出，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禹稷躬稼也。夫子不答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取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出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彀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二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伐夏

推也能陸地，推舟而行，為夏后少康所殺，然猶焉也。此二子者皆不得其壽終而死焉。禹盡力於溝洫，洪水既除，烝民乃粒，稷后稷也。禹受舜禪，稷及后出，至文武皆王天下，故曰而禹稷躬稼也。夫子不答者，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者，既問而退也。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以其賤取羿之不義，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正義曰：云羿有窮國之君者，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名號也。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杜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出為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彀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二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伐夏



政社註云禹孫大康淫於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繼  
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伐相號曰有窮是也云其臣寒浞殺  
之因其室而生真者傳又曰寒浞伯明氏之諛子弟也伯明  
后寒奔之夷羿牧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  
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撤之許慝以取其國家內外  
咸服羿猶不俊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生澆及  
豷是也澆即真也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云真多力能陸地  
行舟者以此文云真盪舟盪訓推也故知多力能陸地推舟  
而行之也云爲夏后少康所殺者哀元年左傳曰昔有過澆殺  
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  
少康焉爲仍牧正其心澆能戒之澆使緡求之逃奔有虞爲  
之苞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牧其衆無其官職使女  
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是也過澆國戈豷  
國如彼傳文當是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  
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  
生澆澆已長大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  
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  
邦反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  
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註  
侯香列校 八語疏一四 三 道林

馬曰至答也○正義曰云禹盡力於溝洫者泰伯篇文云稷  
播百穀者舜典文也又益稷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故摠曰躬稼云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  
王者禹受舜禪是及身也稷后十五世至文王受命武王誅  
討是及後世也皆王有天下而爲王也云造意欲以禹稷比  
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持謙不敢  
以已比於禹稷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故不答其言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雖曰君疏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

仁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仁道難備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  
而有時不仁也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謂仁矣而鏤  
簋朱紘山節藻稅是不仁也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言人有所愛必欲教誨之疏 子曰愛

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正義曰此章論忠愛之心也子曰

**爲命裨謀草創之** 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

**東里子產潤色之**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禪

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

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也命謂政命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

命之辭則使禪謀適章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即

子大叙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禪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

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

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

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脩

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也。註孔曰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

襄三十一年左傳文此及下註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羨秀而文公

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文公

善為辭令禪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

候番劉校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註馬曰至敗事。

正義曰云行人掌使之官者周禮秋官有六行人小行人皆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禪

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

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

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也命謂政命盟會之辭也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作盟會政

命之辭則使禪謀適章野以創制之世叔討論之者世叔即

子大叙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禪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

之詳而審之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者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

孫揮亦鄭大夫也世叔既討論復令公孫揮脩飾之也東里

子產潤色之者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脩

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既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也。註孔曰至之辭。正義曰云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者

襄三十一年左傳文此及下註皆出於此案彼傳云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羨秀而文公

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文公

善為辭令禪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

候番劉校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是也。註馬曰至敗事。

**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

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

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疏或問至怨言。正義曰此章

也或問子產者或人問於夫子曰鄭大夫子產何如人也子

曰惠人也者惠愛也言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也問子西

者或人又問鄭大夫子西之行曰彼哉彼哉者彼指子西也

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問管仲者或人又問齊

大夫管夷吾也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

言者此吞言管仲是當理之人也人也指管仲猶云此人也

稱或曰楚

問管仲曰人也

猶詩言所

**奪伯氏駢邑**

馬曰子西鄭大夫

彼哉彼哉言無足

稱伊人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

正義曰此章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沒齒謂終沒齒年也伯氏食邑於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貧但飯疏食至於終年亦無怨言以  
其管仲當理故也。註孔曰至遺愛。正義曰惠愛釋註文  
云子產古之遺愛也。杜註云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註馬  
曰至子西。正義曰云子西鄭大夫者案左傳子駟之子公  
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楚襄王為令  
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註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詩  
秦風蒹葭文也毛傳云伊維也鄭箋云子曰貧而無怨  
伊當作繫繫猶是也伊人若言是人也。子曰貧而無怨  
**難富而無驕易**。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貧之多所怨  
恨而無怨為難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  
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子貢不驕猶可能也。子

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憂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正義曰此章評魯大夫孟公綽之才性也趙魏皆晉卿所食菜邑名

俟番劉校

語疏十四

五

王隹富刊

也家三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若公綽為之則優游有餘裕也滕薛乃小國而大夫職煩則不可為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之不欲

文之以禮樂

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命父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疏**

子路至人矣。正義曰此章論成人之行也子路問成人者問於夫子行何德行謂之成人子

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仲廉如公綽勇如卞莊子藝如冉求既有知廉勇藝復以禮樂文成之雖未足多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者夫子卿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備如此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父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



為成人矣者比乎之。成人行也。見財利。忍合豆義然後取之。見  
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  
人少時有舊約。雖年一長。貴賤不忘其言。胎此三事。亦可以為  
成人也。註馬曰。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案春秋襄二十  
三年。左氏傳。以而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為後於魯。致防  
而奔齊。齊侯將為賊。然田城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  
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  
註云。謂能辨齊禍。是武仲之知也。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曰。公叔文子備大

夫公孫枝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

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也。且其然乎。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疏。子問至然乎。正義曰。此章言備大夫公孫枝之德行。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者。夫子指文子也。孔子舊聞文子有此三行。疑而未信。故問於公明賈曰。信實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者。過誤

也。賈對孔子言。以告者。誤云不言不笑。不取耳。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也。且其然乎。

美其得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盡能如此者乎。註孔曰。公叔文子備大夫公孫枝。文謚。正義曰。案

出本云。公叔文子備大夫公孫枝。文謚。子曰。臧武仲以

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曰。防

巴魯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諸。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絃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疏。子曰。臧武仲以

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正義曰。此章論臧孫紇要君之事。

防武仲故邑為後。猶立後也。武仲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

防武仲故邑為後。猶立後也。武仲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

防武仲故邑為後。猶立後也。武仲防邑求立後於魯。他人



難曰武仲不是要君吾不信也言實是要君。註孔曰至  
者此及下至致防而奔齊皆左氏傳文也案彼傳云李武子  
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防於臧紇紇為立之公彌  
即公鉏也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豈點好羯也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獨請讎臧氏孟孫卒遂立獨孟  
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  
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  
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  
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云自邾如防使為以大  
蔡納請者傳又曰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  
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  
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  
矢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是也杜預曰大蔡大龜云  
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者此下皆彼傳又言使甲從已但慮  
事淺耳云非敢私請者言為其先人請也云苟守先祖無廢  
二勳者二勳文仲宣叔云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  
而奔齊此所謂要君者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候香劉校

語疏十四 林重校

七

今本

曰曰日文公譎而不正

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  
侯朝之仲左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天王狩於  
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齊桓

公正而不譎馬曰伐楚以公

不入問昭王南征不  
還是正而不譎也

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

事也譎詐也謂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是詐而不正

也齊桓公伐楚實因侵蔡而遂伐楚乃以公義責苞茅之貢

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詐也。註鄭曰至正也。

正義曰云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者案左傳僖二十八年

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也云仲

左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者亦彼傳  
文也云是譎而不正也者晉侯本意欲大合諸侯之師其尊  
事天子以為為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  
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千萬眾入京師以臨天子以  
有威尊之謀恐為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  
侯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疆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  
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如謂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  
以受朝為辭故令假稱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  
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



後世必以臣召君不可以為教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  
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屈書曰天王狩獵于河陽言天  
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  
註馬曰至譎也。正義曰云云。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及  
問昭王南征不還者案左傳信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  
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  
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  
貢苞茅不入主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懼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是也杜註云包裏束也茅菁茅也東而灌之以  
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成王之孫南  
巡狩涉漢和梁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案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裏而致者匭匣也  
菁以為酒茅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云云沛之以茅  
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與云蕭字或為西西讀  
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  
縮縮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  
預用鄭與之說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  
為一特令荊州貢茅以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

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六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  
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  
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清說皆言漢濱之人以子路曰相  
膠膠瓶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公毅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齊襄曰

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  
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  
魯齊人緹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相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誰如管疏子路至其仁。正義曰此章論齊大夫管仲之  
仲之仁疏行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曰未仁乎者召忽管仲皆事子糾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  
致死而管仲獨不死復臣桓公故子路言管仲未得為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者孔子聞子路言管仲未仁故為說其仁之事言管仲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謂衣安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我安皆  
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再臣之者



所以拒子路美管仲之深也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  
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  
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  
又會幽僖元年會攄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  
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註孔曰至死之正義曰云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言皆在八  
年左傳文也杜注云政令無常鮑叔牙小白傳小白僖公度  
子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春秋在八年冬十有一  
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云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出奔魯者亦在八年左傳文云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者莊九年經文也云小白自言先入是為桓公者九年傳文  
也云殺子糾召忽死之者案莊九年傳云夏公伐齊納子糾  
桓公自言先入秋師及齊帥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子  
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偃使相可也公從之是也

侯香劉棻

語疏古

九

射元林

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曰匡正也天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

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疏子貢至知也正義

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疏曰此章亦論管仲之

行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者子貢言齊大夫管仲不仁疑而

未定故云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者子貢既言非

仁遂言非仁之事管仲與召忽同事公子糾則有君臣之義

理當授命致死而齊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則死管仲不

能致死復為桓公之相是無仁心於子糾故子貢非之也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下孔子為子貢說管

仲之仁也匡正也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特周天子

微弱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於今

受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者微無也衽謂衣衽衣衽向左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



其後髮左社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也自經於溝瀆而莫  
之知也者自經謂經死於溝瀆中也諫信也匹夫匹婦謂庶  
人也無別妻媵唯夫婦相匹而已言官仲志在立功創業豈  
肯若無人之為小信自經死於溝瀆中而使人莫知其名也  
且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召忽死之未  
足深嘉管仲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葬亦在於過厚故仲召  
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註馬曰至天下。正  
義曰云匪正也釋言文云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  
一正天下者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豷豷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  
言為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  
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是天子  
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故曰霸諸侯也

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尚升諸公孔曰大夫僕本文子

家臣薦之使與己並孔曰言行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如是可謚

為大夫同升在公朝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拔之行

文也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拔之行疏也公叔至文矣。正義曰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拔之行

也大夫僕本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

於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孔子聞其行如是故稱

之曰可以謚為文矣以謚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

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

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

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疏子言至其喪。正義曰此章言治

當其才何為當亡國在於任材也子言衛靈公之無

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者喪亡也奚何也夫子因言

備靈公之無道季康子乃問之曰夫靈公無道如是何為而  
國不亡乎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  
旅夫如是奚其喪者言君雖無道而此三人所任者各當其  
才何為子言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馬曰作慙也  
當亡子言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內有其實則  
言之不慙積其疏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正義  
實者為之難疏曰此章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怍  
作慙也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陳成子弑簡公孔  
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其難



子沐浴而朝生只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

馬曰成了齊大夫陳恒也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

三子者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二子

告不可故復以疏陳成至告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與

此辭語之而止十四年齊人弒其君王是也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

恒弒其君請討之者孔子在魯聞齊弒其君故齊戒沐浴而

朝告於魯君哀公曰齊大夫陳恒弒其君請往討伐之公曰

告夫三子者哀公使孔子告夫季孫孟孫叔孫三卿也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嘗為大夫而去故云

大夫之後聞夫不義禮當告君故云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

子者者言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

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往三子所告之三子不肯討齊也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者孔子以君命往告三

子三子不可其請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察左傳云此

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

子彼云公曰予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

一以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其

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

專無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曰事君之道義不

可欺當能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正義曰

犯顏諫爭此章言事君之道義不可欺而當能犯顏諫

爭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疏子曰君子

下達。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為上謂

德義也未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

為人徒疏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正義曰

能言之此章言古今學者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

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空能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為

人也范暹云為人者馬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孔子曰伯玉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陳曰再言使

言使得疏德遠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

其人夫子何為者夫子指遠伯玉也遠伯玉有君子之名故孔子

問其使人曰夫子何所云為而得此君子之名譽乎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夫子常自脩省欲寡少其過而

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善其使得其人

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不能無過況伯子曰不在

玉乎而使乎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越其位

疏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正義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

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子曰君子取

思謀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子曰君子取

其言而過其行疏子曰君子取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

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取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

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

孔子曰伯玉

陳曰再言使

越其位

子曰君子取

子曰君子取

子曰君子取

子曰君子取

子曰君子取

子曰君子取

子曰君子取



已知患其不能也

王曰徒患已之無能

**疏**

子曰不患人之不

義曰此章勉人脩德也言不患人不知已但患已之無能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賢人情者是寧

**疏**

乎或時反怨人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正義曰此章戒人不可逆詐料人之詐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抑語辭也言先覺

人者具信之人

故先覺者非為賢也

微

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

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包曰疾世固陋欲行

道以

**疏** 微生至疾固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疾世固陋

乃為佞乎者栖栖猶皇皇也微生畝隱士之姓名也以言謂孔子曰丘呼孔子名也何為如是東西南北而栖栖皇皇者

與無乃為佞說之事於世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者孔子答言不敢為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侯音劉衣

一語疏一四

十三

東總錄

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鄭曰德者調良之謂

**疏**

子曰驥不

其德也。正義曰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

如是人亦宜然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之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或曰至報德。正義曰此章論酬恩報怨之法也或曰以

德報怨何如者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殺故問孔子曰以恩德報讎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者孔子答言若報怨既用其

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報之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者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法言當以直道報讎怨

以恩德報德也。註德恩惠之德。正義曰謂德加於彼彼向其恩故謂荷恩為德左傳云然則德我乎又曰王德秋人

皆是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

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

馬曰孔子不

也子貢怪夫子言何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用於世而不

怨天尤人不知

下學而上達

孔子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



聖人與天地合其疏子曰至天乎○正義曰此章孔子

言無人知我志者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者子貢怪夫

言已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尤人者尤非也孔子

達者言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

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己志也○註聖

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此易乾卦文言文也合其德者

謂覆載也引之者以證天知夫子也公伯寮愬子路於李

孫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孔曰魯大夫子服曰

夫子固有惑志孔曰季孫信於公伯寮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子曰

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疏公伯至命何○正義曰此章言道

候番劉校語疏十四十四陸四刊

路於季孫者愬譖也伯寮子路皆臣於季孫伯寮誣子路以

罪而請於季孫也子服景伯以告者以其事告孔子也曰夫

子固有惑志者夫子謂季孫言季孫堅固已有疑惑之志謂

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者有罪既刑

陳其尸曰肆景伯言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

之誅察而肆之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者孔子不許其告故言道之廢行皆由

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興廢子路乎○註伯寮魯

人弟子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

子路於季孫者○註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案

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

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社註云

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註有罪

既刑陳其尸曰肆○正義曰秋官卿士職云協曰刑殺肆之

三日鄭曰肆猶申也陳也是言有罪既殺陳其尸曰子

肆也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其次辟

色孔曰色其次辟言孔曰有惡子曰作者七人矣

色斯舉矣

言乃去

言乃去

言乃去

言乃去

言乃去

言乃去

言乃去

言乃去

言乃去

言乃去



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  
疏 子曰至人矣  
○正

大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隱高  
○正

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地閉則賢人  
○正

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  
○正

高極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  
○正

能豫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已之色於斯舉而  
○正

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子  
○正

者七人矣矣者作為也言為此行者凡有七人○註孔曰  
○正

舉矣○正義曰此鄉黨篇又也○註包曰至接輿○正  
○正

作為釋言文云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  
○正

儀封人楚狂接輿者謂長沮一桀溺二荷蕢丈人三石  
○正

門四荷蕢五儀封人六楚狂接輿七也王弼云七人伯  
○正

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  
○正

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  
○正

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正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正

此不可為而強為之疏 子曰路至者與○正義曰此章記隱者晨  
○正

名也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閭人也自從也奚何也  
○正

路宿於石門夙興為門人所問曰汝何從來乎子路曰  
○正

氏者子路答閭人言自孔氏處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  
○正

者與者晨門問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為誰又舊知  
○正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鼓耳乎

蕢草器也○有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

而已矣○此經硜者徒信已深則厲淺則揭○包曰以衣

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

子曰果哉末之誑矣○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為果末

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疏 子曰此章記隱者

之言也子擊磬於衛者時孔子在衛而自擊磬為聲也

也○有心謂契契然當孔子擊磬之時有擔揭草器之人

孔氏之門聞其磬聲乃言曰有心契契然憂苦哉此擊



聲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者既已也  
硜硜鄙賤貌莫無也斯此也荷者既言有心哉擊磬乎又  
察其聲聲已而言曰可鄙賤哉硜硜乎無人知已此硜硜者  
徒信已而已言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者此獨風貌有苦葉  
詩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荷者引之欲令孔子隨世以  
行已若過水深則當厲不當揭淺則當揭而不當厲以喻行  
已知其不可則不當為也子曰果哉未之難矣者孔子聞荷  
曾者幾已故發此言果謂果敢未無也言未知已志而便幾  
已所以為果敢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不以為難故云  
無難也○注曹草器也○正義曰曹草器見  
說文小雅大東云契契寤歎毛傳云契寤善也○注包曰至  
不為○正義曰云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者爾雅釋水文  
也孫炎曰揭衣褻  
裳也衣涉濡揮也

言不謂也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死百官總已馬曰已以聽於冢宰

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御佐王治者疏子張至三年○正

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義曰此章論天子

諸侯居喪之禮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者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周書無逸篇文也高宗殷王武丁也

諒信也陰默也言武丁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矣

子張未達其理而問於夫子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答言何必獨高宗

古之人皆如是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即位使百官各

總已職以聽使於冢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注孔曰

至默也○正義曰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者孔安國云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引書

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  
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  
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  
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不言之意也云  
諒信也陰默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  
玄以為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註孔曰至聽政○正義  
曰云冢宰天官御佐王治者考案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叙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  
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舊大宰卿一人鄭注引此  
又云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



焉則謂之家列職於王則稱大家大之上也山頭曰冢故云  
家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  
卒喪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喪  
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  
葬帝及群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  
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  
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親  
舒問預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魯公未  
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歸惠公仲子之賵傳  
曰弟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  
學者不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  
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出子之喪既葬余喪而宴樂晉  
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  
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繡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  
三年此葬服心喪之文也幾景王不幾其除喪而譏其宴樂  
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葬諒闇三年故稱遂  
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  
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  
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

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  
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  
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  
大行既葬拊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陰  
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  
屈已以從宜也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  
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  
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喪終是知三年喪畢  
謂心喪畢然後  
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敬故易使

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正義曰此章子路問君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

子曰曰脩己以敬 其身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 朋友九族 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

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疏 子曰

問君子至病諸。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道也子路問於孔  
子為行何如可謂之君子也子曰曰脩己以敬者言君子當



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嫌其少故曰君子之道豈如  
此而已曰脩己以安人者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為廣之言  
當脩己又以恩惠安於親族也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猶嫌  
其少故又言此曰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眾人也言當脩  
己以安天下之眾人也脩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眾人也言  
猶難也諸之也孔子恐其未已故又說此言言此脩己以安  
百姓之事雖堯舜之聖其猶難之況君子乎

子曰勿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賊謂害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疏原壤夷侯至

曰此章記孔子責原壤之辭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也後  
待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子曰幼而  
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者孔子見其無禮故  
以此言責之孫順也言原壤幼少不順弟於長上及長無德  
行可稱述少老而不死不脩禮敬則為賊害以杖叩其脛者  
叩擊也脛脚脛斷數責之復以杖擊其脚脛令不踞也○註  
馬曰至孔子○正義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者禮弓云孔子  
之故人曰原壤是也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者論文云踞

躡也躡即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馬曰闕黨童子將命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

疏闕黨至者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

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  
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  
童子是自然求進益之道也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者孔子答或人言此  
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知者禮童子隅坐  
無位成人乃有位令吾見此童子其居於成人之位禮父之  
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今吾見此童子其與先生成人者  
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欲速成人者非求益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四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孔子曰俎豆禮器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疏**

衛靈公至學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

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為本軍旅為末未立則不可教以未事今靈公

但問軍陳故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符攻大叔也訪於仲丘

侯爵劉校

語疏十五

一

陸四刊

仲丘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被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答非輕甲兵也○註俎豆禮器○正義曰察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饗夏后氏以饗以禘周以房俎鄭註云琬斷木為四足而已歲之言暨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楨之言楨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饗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楬豆○王豆周獻豆鄭註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註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正義曰皆司馬序官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圍子路慍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

**疏**

明日至濫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既於陳也明日

遂行者既答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與起也孔子適在陳會



具伐陳陳亂故之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能興起也子路  
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愠怒也子路以為君子學則祿在  
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故愠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  
豈亦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  
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好小人窮則濫為非  
註孔子曰至之食。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之宋  
宋曹國人之難又之陳會去伐陳者皆  
以孔子出家文而知也知之皆訓往  
子曰賜也女以予

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曰然謂多非與曰

問今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

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

衆善舉矣故不待疏子曰至貫之。正義曰一章言善道

多學而一知之疏子曰至貫之也女以予為多學而

識之者與者孔子問子貢女意以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

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為然是天子多學而識之也

非與者子貢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者孔子答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以

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

多學一以知之。註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義

曰周易下子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

繫辭文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

德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

德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

德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

德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



哉言不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子

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

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惟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

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與是車與也

衡軛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與則

若倚車軛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

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註鄭曰至

為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百家為州也今云萬二

千五百家為州設也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遂人職文也○

註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褱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玉藻

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各大帶也不藻稱天子素帶朱裏於

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

侯者刻於一帶五三謝元慶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

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馬紳鞞結

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子曰

直哉史魚孔曰衛大夫史鱮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之○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史鱮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

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

行也矢箭也史鱮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

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君子之德也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此其君子之行也國

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迹不與

政故亦常柔順不忤逆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已言也惟知者明於事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



曰大輅者明堂山曰大輅也輅也鄭註云大路未路也漢祭  
天乘輅之路今謂之桑輅車者是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  
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  
為名周禮巾車掌王之曰路鄭勿云玉在焉曰路彼謂天子  
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焉為路云左傳曰大輅  
越席昭其儉也昔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為席置於路中以  
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輅路一名大  
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為玉路今所不取○註包曰至視聽玉  
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者冠者首服之大者冕者冠  
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此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  
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因  
冕朱裏止言因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  
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因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  
狹則經傳無文所謀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  
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  
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  
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  
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  
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商書  
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

曰王朱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鄉大夫黑玉珠五旒  
皆有五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衮冕  
以五纁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因冕前後三旒皆五采玉  
纁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因冕前後三旒皆五采纁前後  
十有二上公衮冕七旒采纁前後九旒希冕前後七旒皆五采  
冕三采纁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因冕前後三旒皆五采纁  
五旒其旒有三采玉五孤鄉以下皆二采纁二采玉焉蓋以纁  
下有後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先於騎於欲令位  
弥高而志弥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踐也云取其莊纁塞耳  
不任視聽者莊纁黃繅也案令禮圖衮冕以下皆有充耳天  
子以莊纁諸侯以青纁以其冕旒垂目莊纁塞耳欲使無為  
清靜以化其民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王曰君  
故不任視聽也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  
患而預防之疏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  
防之疏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

○正義曰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  
子曰已矣乎五只不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疏  
子曰已矣乎五只不見

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以



好德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與立也。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疏仲其切位

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義曰此章勉人舉賢

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不舉偷安於位故曰切位以

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註柳下惠展禽

也。正義曰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

名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

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莊

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二十字。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

遠怨矣。孔曰責已厚責人疏則遠怨矣。正義曰此章

戒人責已也。躬身也。言凡事自責。子曰不曰如之何

厚薄責於人則所以遠怨也。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不曰如之何者猶如之何者五呆未如之何也。已矣

言不曰柰是何者猶如之何者言禍難未如之何也。已矣

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未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

已成吾亦無如之何。疏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

章戒人謹防禍難也。如柰也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柰是何

末無也。若曰柰是何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柰

之。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疏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責

知難矣哉。言終無成。事但好行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

也。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疏子曰君子義

子曰君子義

以為質禮以

行之孫以出

之謂言語疏

子曰君子義

以為質禮以

行之孫以出

之謂言語疏

子曰君子義

以為質禮以

行之孫以出

之謂言語疏

子曰君子義

以為質禮以

行之孫以出

之謂言語疏

子曰君子義

以為質禮以

行之孫以出

之謂言語疏

子曰君子義

以為質禮以



不知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疏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子曰君

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疏曰君子求

諸人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己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包曰矜羣而不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此疏曰子曰君

而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鬪君子雖衆而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此也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王曰不可以無疏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德而廢善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用人取其善節也

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當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子

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

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疏曰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己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

終身行之者乎者問於孔子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答言唯仁恕之一言子曰吾

可終身行之也已之所惡勿欲施於人即是恕也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包曰所譽者輒試包曰所譽者輒試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馬曰三代夏禮周用民如此疏曰此章論正直之道

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諸害譽謂稱揚言我

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禮周也言如此用民無

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云矣



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  
疏 至矣

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獨及史之闕文  
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

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  
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喻已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

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正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  
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子曰巧

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義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  
疏 子曰則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戒人

山藪藏疾國君舍垢故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  
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

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  
疏 子曰衆惡之

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  
一人爲衆所惡不可即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

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爲衆所好亦不可即從衆而好之或此  
人行惡衆乃阿黨比周故不可不察。註王曰衆或阿黨比

周。正義曰此解衆好之也謂衆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  
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

周杜註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  
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爲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孔子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子曰人能弘道非  
以君子小人相對故觀文爲說也

道弘人 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疏 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者論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  
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

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  
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疏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疏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不如學也。正義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  
曰此章勸人學也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 **疏**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

章亦勸人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

不假謀於食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

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餓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

也未必皆得祿大判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 **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包曰不莊以

其從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

**未善也** 王曰動必以 **疏** 子曰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

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

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雖知及其

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性涖以威

其失也猛故必以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傷以禮

於禮類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 **子曰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 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 **疏** 子曰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君子之

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饜飯而

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為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

小了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曰水火及仁皆

知也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其最為



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

仁也。出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者善行之長，皆民所

仰而生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

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

道未嘗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其於水火，見有蹈

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

仁者善行之長，皆民所

仰而生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

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

道未嘗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其於水火，見有蹈

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曰：當仁不讓於師。復謂於師言行仁之事，不亦得為一義。子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由某在斯某在斯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與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曰

相師也疏師冕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

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並告之使

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了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

子見警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

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與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

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

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

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若相猶導也孔子

然答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五

郊

十一

國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

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孔子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

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子曰冉

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

主孔子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孔子曰魯七百里之封

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孔子曰已屬魯為社稷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歸於

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曰

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言

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馬曰柙檻也橫置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

於費馬曰固謂城郭堅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子曰疾如舍曰欲之而

必為之辭孔子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

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曰國諸侯家鄉大夫不患土



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夫

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

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

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指也戈戟也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齊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

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疏季氏至內也

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正義曰此

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伏

義之後風其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

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者冉有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

事於顓臾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也爾女也

雖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

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為附庸之

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在邦域之中矣者魯

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

何以伐焉者言顓臾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為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

歸其咎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

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

耳民安則國富

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

夫

安之今由與求也

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之內也

疏

○正義曰此

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

季氏將伐顓臾者

顓臾為附庸之

君使主祭蒙山

何以伐焉者

有曰夫子欲之

歸其咎惡於季

曰求周任有言

夫

止退也危而不

焉何也言輔相

歸咎於季氏曰

之過也



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者此非有乃自言欲  
伐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  
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後世  
必為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  
為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故又呼冉有名而  
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探利之說而更作他  
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  
孔子又為言其正治之法以示非臆說按云丘也聞國謂諸  
侯家謂卿大夫言為諸侯卿大夫者不遠土地人民之寡少  
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  
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便  
者孔子既陳其所聞更為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  
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六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  
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危也故  
較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  
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  
則當修六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  
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卷之六

二

也者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言國內之  
民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  
謀數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  
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  
禮至屏而加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  
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為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出  
必為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  
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註孔子曰至孔子○正  
義曰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傳二十一年左傳云任  
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傅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傅伏  
義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此是  
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鄭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  
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為附庸之君  
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為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出強  
陵弱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為臣故曰當  
附庸魯也○註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  
蒙山○正義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  
山○正義云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正義



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華車千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顯史為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註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侯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馬曰至過邪○正義曰云押檻也者說文云押檻也檻龍也一曰圈以威虎兕爾雅云兕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鎗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犢賈也者亦說文云也○註孔曰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施紛以持之且以為飾也干扞也並之次扞敵故技誓云此爾楯以持之且以為飾也干扞也並之次扞敵故技誓云此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註云戈今句矛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

有道德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候番刘校

語疏十六

四

黃道林

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希少也周幽王為大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子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道則庶人不議

樂征伐所出不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

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

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

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



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為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為臣故謂家臣為  
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命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  
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者元為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  
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為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  
有非毀謗議也○註孔曰至乾侯○正義曰云周幽王為犬  
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娶褒姒生伯服  
幽王欲廢太子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幽王之  
廢申后并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留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  
本紀又云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  
為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戒宗周子  
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  
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  
僭為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  
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  
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

候音劉校

語疏十六

鄉林重校

五

富七刊

倫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  
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  
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  
王四十九年即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  
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  
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  
午立卒子昭公凋立是為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  
於齊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註孔曰至所囚○正義曰  
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  
為五世也云為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  
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註陽虎至奔  
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孔子曰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  
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

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  
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子曰

武子悼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曰三桓謂仲孫叔  
孫季孫三鄉皆出桓

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疏  
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

疏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政在大夫爵祿之去於大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為五世也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註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子紀敬嬴生宣公敬嬴娶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為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註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孔子曰益者

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馬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馬曰面友便佞損矣鄭曰便辨辨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損者二友者以人為友損益於已其類各三也友直

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說色以誘人者也便佞也謂佞而復辨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損於已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動得禮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持尊貴樂佚遊王曰佚遊樂宴樂損矣孔曰宴樂沈以自恣樂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荒淫瀆三者

之道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為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持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註沈荒淫

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荒者廢也謂有所好樂而廢所學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國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

訓過也言耽酒為過差也瀆者嫉慢也言無復禮節也孔子

訓過也言耽酒為過差也瀆者嫉慢也言無復禮節也孔子

訓過也言耽酒為過差也瀆者嫉慢也言無復禮節也孔子

侯黃劉校

語疏十六

六

余拉刊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

謂之躁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曰隱匿不盡情實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曰未見若子顏色所趣嚮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疏**孔子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隨言語之

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已

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

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

趣嚮而便逆先意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

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

闕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曰得

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戒順

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

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闕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

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也收疏故狎大人直而不肆侮聖人之言不可小

**疏**孔子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

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

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

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

修者劉校

語疏一六

七

余思旺



響孔安國云。道言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聲言不虛道即天命也。天命無不報汝可畏之。註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也。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註較疏故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在賞善不。失毫分也。註直而不肆故狎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疏。孔子

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謂聖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

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為下愚之民也。註孔曰困謂有所

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不備。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

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孔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

孔子至思。夫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觀為視。見微為明。言君子觀視當

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為聽。聽遠為聰。言君子耳

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

也。貌思恭者。體兒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

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

惰。慮君子常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

問以辨之也。忿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已必忿怒。心雖忿

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也。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難。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

後取不。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為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

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

孔曰千駟四匹為一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山在河東蒲坂縣華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所謂以

德為稱

齊景公至謂與止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

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為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

侯者劉校

語疏一六

九

謝元慶

郡蒲坂縣首陽山下朱熹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

于今稱之以為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

陳

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曰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

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

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疏**

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為詩為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者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

陳亢以為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



謂已曰學詩乎已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答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為得三所以喜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疏** 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

侯番列校

語疏十六

十

丑

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子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

子使歸孔子豚

孔子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

孔子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謂孔子曰來予與

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知乎曰不可

孔子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

日月逝矣

侯者劉校

疏一七

余元富月

歲不我與

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子曰以順辭免

**疏**

陽貨至仕矣。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也蓋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特其亡而往拜之者謂向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仁者當極弱與衰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存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為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曰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



知其勤仕故應答之言我  
將求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使為惡下愚不可

可使疏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可

既為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

則為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

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  
武城宰

割雞焉用牛刀  
子曰言治小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  
子曰二三子  
偃之

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曰戲以治  
疏

治民之道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武城魯邑名

時子游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

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

小笑兒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

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

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焉聞夫子之言以

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位君子學禮

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  
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  
公山弗擾以  
費畔召子欲往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其為東周乎

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疏**

此章論孔子欲不墜亂

而與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

山不狃也字子洩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

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巳何

必公山氏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為適未無也已止也子

路以為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

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

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章也

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

道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周乎吾是以不釋地而

欲往也○註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

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曠瓘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

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使弗敬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

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輅率費人子張問仁於孔子孔

以麓魯國人取諸姑蔑二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

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

信敏惠恭則不侮

孔曰不侮見侮慢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

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惠則足以使人

**疏**

子張

人○正義曰此章明仁也子張問仁於孔子者問何如斯可

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者言為仁之道

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寬信敏惠

者此孔子略言為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

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已若恭以度人人亦恭以待已故不見

侮慢寬則得眾者言行能寬簡則為眾所歸也信則人任焉

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力者敏疾也應事敏疾

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

佛

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

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



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阜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

吾豈其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

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沸一處疏佛胎至不食○正義曰此

若也佛用召子欲往者佛用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

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請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

不善之國也佛用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今佛用

以中牟畔則是身為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子曰然有是

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若

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

士可以染阜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

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為言其欲往之意也

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

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胎

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

于海有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子路曰由也

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室安得聖人之趣子曰由也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孔子曰子路起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子曰

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子曰蕩無好

相為隱之章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孔子曰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孔子曰亂

好剛不好

學其蔽也狂孔子曰狂

狂妄疏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

六蔽矣乎者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

曰汝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

未嘗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由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



整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為  
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  
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  
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為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  
學以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  
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  
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為賊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若好恃其  
剛不學以制之則子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  
其蔽也妄抵觸人

詩可以興孔曰興引可以觀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孔曰羣居

相切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君近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候審劉校

語疏十七

五

江盛刊

立也與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子曰至也與正義曰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子何莫學

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

詩可以興者又為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

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

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

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

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

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  
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  
以為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者為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  
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也與者又為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周南  
召南國風之始二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  
與人而不為則如面正而無所觀見也。註周南至  
而立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實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  
為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文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  
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化  
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已之君子也云三  
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  
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慈首終  
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  
至于致嘉瑞故為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曰鄭  
王圭璋之屬帛東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樂云樂云鍾鼓  
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交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  
云乎哉 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  
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王圭璋之屬帛東帛之屬  
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言非但  
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  
我者鍾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  
儀者劉校 語疏一七 六 余元富刊

鍾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子曰色厲而內荏

者深明樂之本不在玉帛鍾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子曰色厲而內荏者



德者所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能得之者患不既得之患失之楚俗言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不至者言**疏**子曰

鄙夫至至矣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

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

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禄位也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固惜爵位倫

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

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民古之狂也肆包曰肆

今之狂也蕩孔曰蕩古之矜也廉馬曰有今之矜

也忿戾孔曰惡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諛而已以清

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今人病蕩不與古人

言古者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蕩薄或是亦無也言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

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忿怒而多嗜戾惡

理多怒古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諛而已

矣者謂多行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曰巧言無疏

欺諛自利也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子曰惡紫之奪

朱也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曰鄭聲淫聲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孔曰利口之

君傾覆國家

**疏**

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

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

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

之人多言少實疏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

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田白黑五



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黃青是也青是東方  
正色是東方間策為木木色青木刻土土色黃並以所列為  
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  
火刻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  
為金金色白金刻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  
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刻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  
正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  
士刻水水色黑故駟黃色黃黑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

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

哉。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子曰予欲無言者君子詢於  
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  
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  
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為警也  
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遽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  
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  
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

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琴而歌使之聞之魯人

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  
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  
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  
取琴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  
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為將命  
者不已故取琴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  
已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

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

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

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易也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

之孔曰首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於二歲為父母所懷

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天子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

三年之愛乎疏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

三年宰我嫌其期月失遠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喪服為至親者

矣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者此宰

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

可斯須去身推在喪則皆不為也不為既久故禮壞而樂崩

也舊說既沒新設既升饋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

年之喪二期為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問

則舊說已沒新說已成鑽木出火謂之燧言鑽燧者又已改

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則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

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

子見宰我言至親之喪故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為父母之喪

既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室練冠

緇緣要經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

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

為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出

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者孔子又為

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即飲酒食肉雖

安也故不為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既心安則任自為之責其

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

夫子不欲而片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

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為父母所懷

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為父母三

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

庶人皆為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者為父母愛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

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註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

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



大康中得之汲家有月令篇其辭令二案周禮司燿掌行  
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註云行猶用也變猶  
也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其文與此正同  
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  
用之柞楸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註孔曰自天子  
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  
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  
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為文  
其實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  
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  
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  
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  
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註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  
報父母是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  
報父母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爾時禮壞樂  
崩三年不行罕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  
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音元

子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乎

為之猶賢乎已馬曰為其無所疏子曰至乎已○正

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言人飽食終日  
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為處矣哉不有博奕者言人為之猶  
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博高戲也六箸十二棊  
也古者為博圍棊謂之奕說文亦從升言棊兩手而執  
之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棋稱弈者  
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為其飽食之之無所操樂善生淫  
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為之子路曰君子  
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

為亂小人勇而無義為盜疏子曰此章抑子路

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  
夫子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者言君子不尚  
勇而上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  
無義為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為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



無義則為亂逆在下小人  
有勇而無義必為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  
惡居下流

而訕上者  
孔曰訕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  
孔曰微抄

意以為  
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計以為直者  
包曰許謂

陰  
疏 子貢至直者○正義曰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

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子曰有惡者若言有所憎惡也惡無  
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

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

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

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微以為知者微抄也禮

母孫疏若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

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計以

為直者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己  
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疏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

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  
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

論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鄭曰年在不

惡終無  
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此

善行  
章言人年四十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

思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  
而猶為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

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

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

**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

**疏**

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

殷有三仁志同行異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仁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註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

候番列校

語疏十八

葉金

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尤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強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是也

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

柳下惠為士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子曰苟直道以事人所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正義曰此一章

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為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被黜

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答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為直

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

之官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名鄭云士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

也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疏齊景至子行

言孔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

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

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為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

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註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也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

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左

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

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人歸女樂季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曰

疏齊人歸女樂季子受之

斷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疏三曰不朝孔子行正義

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疏三曰不朝孔子行正義

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疏三曰不朝孔子行正義

儀禮劉校

語疏十八

三

五



於魯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  
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  
并矣盍盍致地犁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焉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脯乎大夫則吾  
可以止適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罪孔子曰吾  
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  
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心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謂可以死敗蓋  
憂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適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適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子曰接輿楚人佯狂而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孔子曰此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

**往者不可諫**

孔子曰已往所行

**來者猶可追**

孔子曰自

可追自止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而者言世亂

王在

已甚不可復治也再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

**得與之言**

包曰下

**疏**

楚狂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記接

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  
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  
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  
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鳥但鳳鳥  
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  
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猶可追  
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  
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  
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  
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處而辟之不得與  
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桀溺隱者也相廣五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



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為誰曰為仲

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則從辟世之法覆種不止不以律告鄭曰覆種也輟止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

而便非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天下有

道立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立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流為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耦耕者

耦為耦津濟渡之氣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

傍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與者為誰者

執與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為衛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

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為誰人子路曰為孔丘

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答長沮也曰

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答又恐非是

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

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知是魯孔丘

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不識子路故問

之曰為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答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

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有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

與曰然者然尤是也子路言已足曾孔立之徒也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者

流之貌言孔子向事禹湯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

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為有適者也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之法且而皆謂

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謂亂



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出之法則有安逸

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擾而不輟者獲覆種也輟止也覆種

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

子夫子撫然者撫失意貌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

不可與同羣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游世之意也山林多鳥

獸不可與同羣若隱於山林是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衆相親與而更誰親

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乎八下

有道立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為其

已大而人小故也。註韜費五寸二韜為耦。正義曰此周

禮考工記文也鄭註云古者耦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耦岐

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

備耒耜鄭註云耜耒之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

杖荷蓆條包曰丈人老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

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曰丈人云不

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子路拱而

立未知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

之至則行矣孔曰子路反至其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欲繁其身

而亂大倫包曰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

之疏子路至之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之

子路



人既責子路至於田十倚其荷篠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手而立者子路未知所以合故隨至田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焉夫子見子之士告之也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已道子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性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向其廢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獨出欲清其其身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也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已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  
註蘇竹器○正義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說文作菝芸田器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自己之朝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曰放言也行應思慮如此而已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遺出亂自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曰亦不必違亦疏民

至不可○正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

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

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自己之心不降志

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



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也次飯樂同故不論也

師也摯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干皆名各異師繚缺皆名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

於漢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魯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

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于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

播鼗武入于漢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候番刻校

語疏六

七

季順

入居於海內也周公謂魯公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其親人之親易已之親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

於一人惡逆之事

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正義曰此一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

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

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士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

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

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而乳之每乳



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鄭玄  
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秋  
八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記上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義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

喪思哀其可已矣疏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

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上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

以救之見得利則思義然後取有祭事思盡其敬子張曰

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者其可以為士已矣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為能為亡**孔曰

**疏**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為能為亡

言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

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

於世無所輕重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

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

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

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

**疏**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夏

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者門人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

結交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友師尊

子夏弟子對子張迷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

賢可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

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已之所聞結交之道與子

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

義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眾多亦容納之人

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



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有既陳其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我不與已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各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異端謂致遠恐泥包曰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少理可觀覽者焉然子夏曰日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已矣疏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子夏曰博學

而篤志孔曰廣學切問而近思切問而近思未悞之事近思者思已

候番刘校 語疏十九 三 熊田

所未能及之事况問所未學遠思所仁在其中矣疏子

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

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

好學近於仁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

不忘切問者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悞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

思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

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子夏曰百

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

成循君子學疏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以致其道疏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

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

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

孔曰文飾其言小人不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

文飾其過彊為辭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

理不言情實也



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

**疏**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有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

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

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

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王曰厲猶病也

信而後諫未

信則以為謗已也

**疏**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謗已也信而後諫未

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為從欲崇

後妄加困病於已也若為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

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讚於已也子夏曰大德不

踰閑

孔子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

**疏**

候審列校

詩疏十九

三

北元留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

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子

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

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

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終始如人唯

**疏**子游至人乎。正義曰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對



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  
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  
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  
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  
道則無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  
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言游過  
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  
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  
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  
小道殊異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  
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  
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  
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唯  
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子而優則

**仕**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義曰此章勸

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侯黃列校  
**人語疏**  
四  
葉壽

**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

不滅性○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感不得過

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註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

文也註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

制禮施教不令至於墮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  
包曰言子

難然而未仁  
**疏**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為難能及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  
鄭曰言子張容儀

盛而於仁道薄也  
**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正義曰此章亦論子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自曾子  
**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並為仁矣**  
**曾**

**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有親喪**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

乎  
**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

喪乎○正義曰此章論入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曾子言我聞



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曰孟

大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 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疏 孟莊子之孝也其他

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正義曰此章

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

粥之食他人可能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 子孟氏使

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陽膚為士師 包曰陽膚曾子弟

陽膚為士師 子士師典獄之言 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 疏 孟氏至勿喜

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疏 正義曰此

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

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工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為君

之道民人離散為輕漂掠犯於刑法亦已矣乃上之失

政所為非民之過女若求得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

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

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 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皆 疏 子貢曰紂之不

善不如是之甚 疏 正義曰此章成

馬曰孟

莊子魯

子之

疏

正義曰此

章論

師典獄

失其道

政所為

其情當

是之甚

焉

疏

正義曰

此章成

疏

子貢

曰君

子張



其明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孔曰無所不從疏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

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

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

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

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蓋曰子貢賢於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

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包曰七尺曰仞天子之云不亦宜乎包曰夫子

疏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

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

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

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

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



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中丘亦其宜也不足怪焉。註馬曰武叔大夫叔孫州仇武蓋。正義曰案此本用仇公子叔此六出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蓋法云剛強直。叔孫武叔毀仲丘子貢曰無以為也仲

丘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

丘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

不知量也。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丘也叔孫武

仲丘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此毀也仲丘曰無以為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也。仲丘曰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

子貢又為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言如丘陵雖曰黃頭猶可

越至於仲丘之賢則如日月不可得而也。人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仲丘亦不

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仲丘亦不

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化但不能毀仲丘又適足

自見其不知量也。註言人至者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

其不知量也者以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斥以多得為適者古

人多祇同者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

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

京賦云炙炮。多皇恩。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案

為適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丘山丘賢

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

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

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曰謂為諸

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祭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曰綏安也

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陳子

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生則榮死則哀痛。至及



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心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  
真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為恭孫故  
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  
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若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  
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  
以為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  
仲尼豈賢於子乎？則是女不實其言，豈為不知也？夫子之不  
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為沒譬言。夫子之德不  
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皆可設階梯而升之。至於  
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得邦家  
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致之斯來，勸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  
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知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  
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  
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十

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曆數謂列次也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

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曰予小子履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各此

有罪不敢赦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

在朕躬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

民食喪祭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寬則得衆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

傳以示後世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曆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舜數而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命汝於女也兄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未終者此堯戒舜以爲君之法也兄信也困極也求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擇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刑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爲天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各稱小子謙也文杜黑牲也殷尚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爲帝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過在我身自

卷之二

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周家也文王武王居岐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誅之若管蔡是也不知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愆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權秤也量斛也謹飭之使鈞平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福也官有廢闕復脩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諸侯之國爲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出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已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故教公平則民諭凡此上事二

白



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專  
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  
略矣。註曆數謂列次也。正義曰孔註尚書云謂天道謂  
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與故言曆數謂天道鄭以曆數  
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註孔曰至若  
此正義曰云獲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  
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改名履故  
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  
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粗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  
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  
同名乎斯文矣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  
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  
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也。註以其簡  
在天心故。正義曰鄭國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  
也。註孔子至用之。正義曰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  
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所  
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云云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  
子紂之請文書洪範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  
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

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  
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  
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  
河朔誓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少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  
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次兩通其義故不同  
也。註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權者銖兩  
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  
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  
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  
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合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  
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合合為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  
為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  
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  
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  
度者從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

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孔曰屏子張



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

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子曰

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

視成謂之暴馬曰不循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

子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子曰

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疏子張至有司曰正

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義曰此章論爲政

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答曰

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

者未知其目故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爲述五美之目也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者此孔子爲

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

獸諸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

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

而勞之且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

不煩其問即爲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

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

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財欲仁而仁斯至矣又

實得爲貪乎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

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

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曰



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  
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  
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  
於民猶復寧申勅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  
教告而即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  
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虛  
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  
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孔子曰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立也  
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  
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  
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當者恭儉莊敬立身之  
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  
其是非則無以知人之善惡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終







